

古人有多爱荔枝？



写生翎毛图(局部)北宋 赵佶
大英博物馆藏

◎ 诗词歌赋

能让苏轼得意洋洋发愿“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，也许只有当地盛产的莹莹夏果荔枝。

除了苏轼，唐代诗人韩偓也曾如此盛赞道：“巧裁霞片裹神浆，崖蜜天然有异香。应是仙人金掌露，结成冰入茜罗囊。”荔枝朱红色的果壳就像是被裁剪下的霞光，圆润的果肉如同霞光里包裹的玉液琼浆，悬崖上举世难寻的天生异香的蜜汁。纵使是这样夸张的比喻，诗人还是觉得不够尽兴，干脆把它比做仙人手掌中滴落的露水凝结成的冰，装入红色茜草缝成的香囊里。一颗小小的荔枝，在韩偓的眼中，毫不逊色于龙宫里熠熠生辉的珍珠。

甚至还有连荔枝膜都不放过的。明代诗人徐勃有《咏荔枝膜》：“盈盈荷瓣风前落，片片桃花雨后娇。”剥去荔枝果肉上的壳膜，扔在地上，在他看来，就像是荷花瓣在风中飘落，像是桃花被雨打落后不胜娇柔的模样。可见荔枝给了诗人怎样的心动与回味。

荔枝最早出现在西汉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中，称做“离支”。那时人们已经发现，它一离开树枝，就不易保存。古时交通运输能力落后，为了让荔枝风味尽可能保留，有时人们会对荔枝加工，做成荔枝干。比如苏辙在诗中写道：“含露迎风惜不尝，故将赤日损容光。红消白瘦香犹在，想见当年十八娘。”果肉的红润消退了，但是果香还在，依旧能在唇齿间留下芳泽。

也有将荔枝酿酒、调香的。清代诗人陈恭尹对荔枝酒推崇备至：“三年始醒谁能试，百步闻香足自前。”在

他的眼中，荔枝酒已经能媲美天上的仙酿了。同为岭南三大家的屈大均也为荔枝酒写过长诗，“花先入酿仙人识，壳即调香内府知”。在宋代，用荔枝壳调制的合香曾极为流行。有山林气质的自然之香，甚至超越了沉、檀，为宋时士人隐士们所追求。

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，杜牧的名句也使荔枝变成了与“烽火戏诸侯”一样劳民伤财和荒淫无道的象征。唐玄宗倾全国之力，只为保证荔枝被送入杨贵妃口中时，还保留着刚采摘下时的鲜嫩与可口。

苏轼在《荔支叹》中写道：“永元荔支来交州，天宝岁贡取之涪。”并自注“唐天宝中，盖取涪州荔支，自子午谷路进入。”那时，唐玄宗还专门建起了一条运输荔枝的驿道，从四川涪州的荔支园直达长安，只为了满足爱妃对荔枝的渴望。千里的路程，见证了唐时人工运输的最快速度，也丈量了一位帝王对妃子的宠爱。开元盛世过后，唐朝由盛转衰。

后人进行文学创作时频频引用这个故事，比如晁说之的“荔枝一骑红尘后，便有渔阳万骑来”，杜甫亦写道：“忆昔南海使，奔腾献荔支。百马死山谷，到今耆旧悲。”就连苏轼都大声疾呼“我愿天公怜赤子，莫生尤物为疮痍”，虽然苏轼爱荔枝爱得深沉，但若是上苍赐予人间的福祉变成了百姓沉重的负担，那么他宁愿世上不曾有荔枝。这份忧国忧民的情怀，也让荔枝外壳上的鲜红多了一份厚重的注解。

事实上，即便在杨贵妃去世后，继位的帝王依旧放不下这份口腹之欲。杜甫有诗云：“先帝贵妃今寂寞，荔枝还复入长安”，讽刺了统治者并

不吸取教训，仍过着奢靡的生活，不把民生疾苦放在心上。而皇帝如此偏爱荔枝，或许也并非因为它的滋味远胜于其他瓜果。“翠瓜碧李沈玉斝，赤梨葡萄寒露成。可怜先不异枝蔓，此物娟娟长远生。”沉于井中冷藏的瓜李，寒露下采摘的梨子葡萄，无论是口感的甜美，还是消暑的效果，未必比不上荔枝，可能只是因为这些水果太过于常见，而荔枝生在偏远的岭南，凭借着“物以稀为贵”的规律，才赢得了帝王的青睐。彼时，它不仅仅是一种水果，更是帝王的身份与特权的象征。

因此，荔枝给文学留下的痕迹，除了倾倒众生的甘美，还有一片灰色的影子，里面深深地扎根着封建制度的腐朽与残酷。

荔枝对生存环境的要求很高，喜暖怕寒，汉武帝曾经建过扶荔宫，移植来百余株荔枝，结果水土不服，没有一株存活下来，最终还是只能在进贡时才得以一解馋意。

荔枝一直是岭南的象征，其实，巴蜀之地也盛产荔枝。除了苏轼，白居易是荔枝的另一位头号“忠粉”。白居易被贬到忠州时，就赞美过荔枝：“早岁曾闻说，今朝始摘尝。嚼疑天上味，嗅异世间香。”他早就听说了荔枝的大名，今日终能大饱口福，不禁感叹荔枝的难得，“已教生暑月，又使阻遐方。粹液灵难驻，妍姿嫩易伤。近南光景热，向北道途长”。它本就在酷暑时节结果，偏偏道阻且长，而果子又娇嫩、不易运输。这时候他的心中应当是有一份庆幸的，若非自己来到了忠州，怕是也不会有这份口福。

秉承着有福同享的念头，白居易马上把荔枝寄给万州的好友杨八

使君，“唯君堪掷赠，面白似潘郎”。杨使君马上也被荔枝的滋味迷住了，想在万州种荔枝，白居易听到消息后，一边再给他寄去荔枝，一边写诗道：“摘来正带凌晨露，寄去须凭下水船。”告诉他，荔枝很容易坏，一日色变，二日香变，三日味变，四日后，色香味就都没了。所以早上刚摘下来，就让人走水路把荔枝带过去，你才能吃到新鲜的荔枝。“闻道万州方欲种，愁君得吃是何年。”你自己种荔枝的话，该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啊，我可真为你发愁。这个“愁”字里，或许更多的是白居易骄傲和戏谑的心情。

不过，岭南作为荔枝的主产地，还是更加深入人心，也因其产地太过遥远，让诗人不禁有了命运无常的感慨。苏轼在诗中写道：“不知天公有意无，遣此尤物生海隅”，这样的佳果，本该生在举世瞩目的地方，声名传遍四海，可造物主却偏偏让它生长在了岭南。这份来自命运的捉弄实在是让人无奈。

张九龄在《荔枝赋》中也感叹道：“何斯美之独远？嗟尔命之不工，每被销于凡口，罕获知于贵躬。柿何称乎梁侯，梨何幸乎张公？亦因人之所遇，孰能辨乎其中哉！”他们笔下的荔枝，何尝不是那些不被人赏识的能人志士？纵使才高八斗，却没有门路被人知晓，只能碌碌无为地老去。

张九龄最终只能勉强找出一个答案：人的际遇各有不同。这当然不是答案，只能作为消愁的借口。还是学学苏轼吧！来到岭南，有没有日食三百颗荔枝不知道，但他随遇而安，做个“吃货”，心宽才能自在。
(据《北京晚报》)